

一定
西女，
爱着有点什么

汪曾祺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ZITO
紫图

一定要，
爱着点什么

汪曾祺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 汪曾祺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00-2218-8

I . ①—… II . ①汪…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71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名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作者 汪曾祺
绘者 汪曾祺
监制 黄利 万夏
责任编辑 安姗姗
特约编辑 申蕾蕾 李佳倩
封面设计 紫图图书 ZITO®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书号 ISBN 978-7-5500-2218-8

赣版权登字：05-2017-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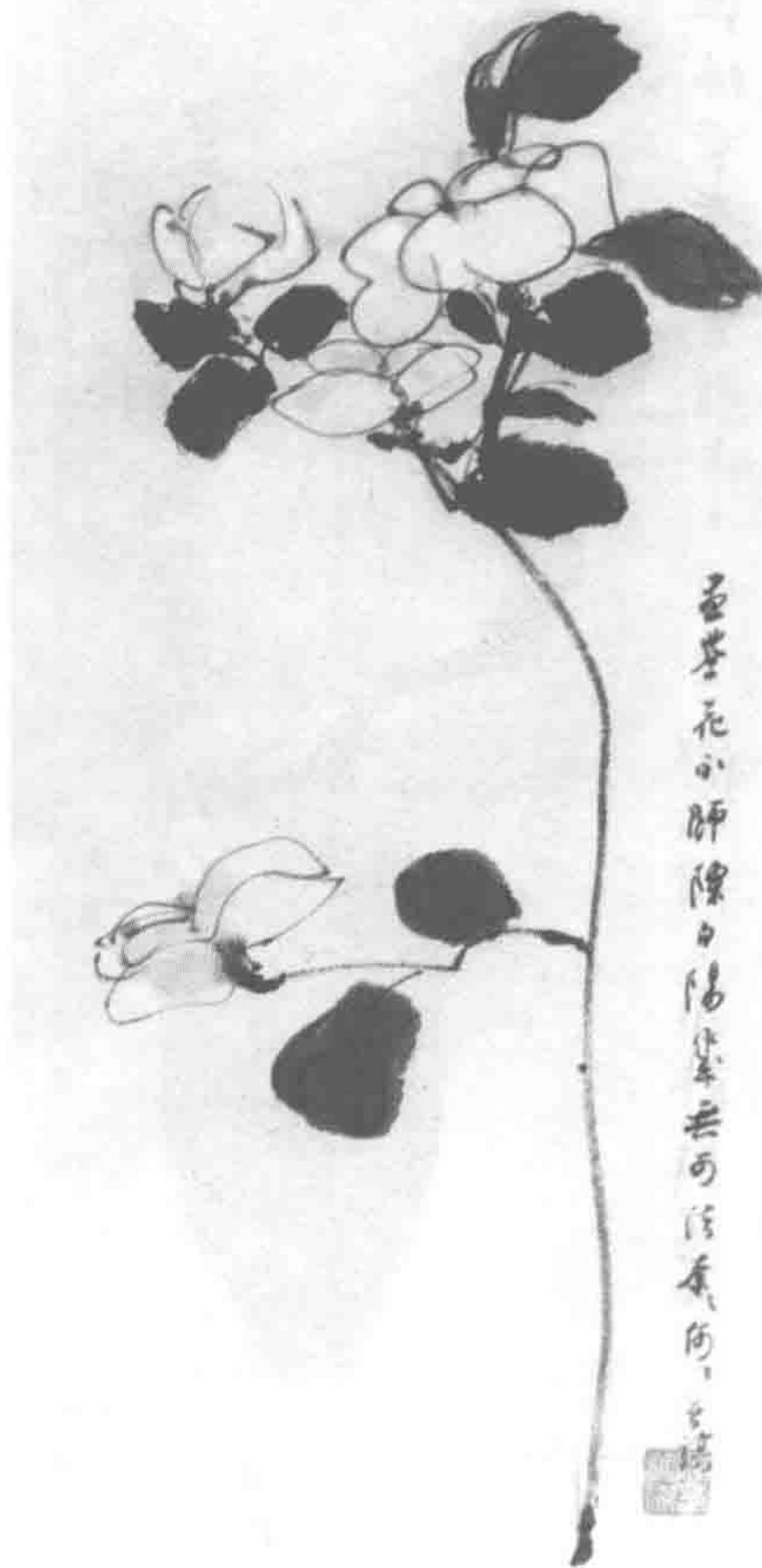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宋儒是人道主義者未可厚非

——汪曾祺，丙子冬书

厚
宋儒是人道主義者未可厚非
汪曾祺丙子冬书



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自得其乐》一九九二年



吾鄉陰陽皆有體耳向之
鄉人稱之為韓瓶詒生
郭世忠士卒所用水壺以
深梅花可以置子至復元年十月偶寫

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岁朝清供》一九九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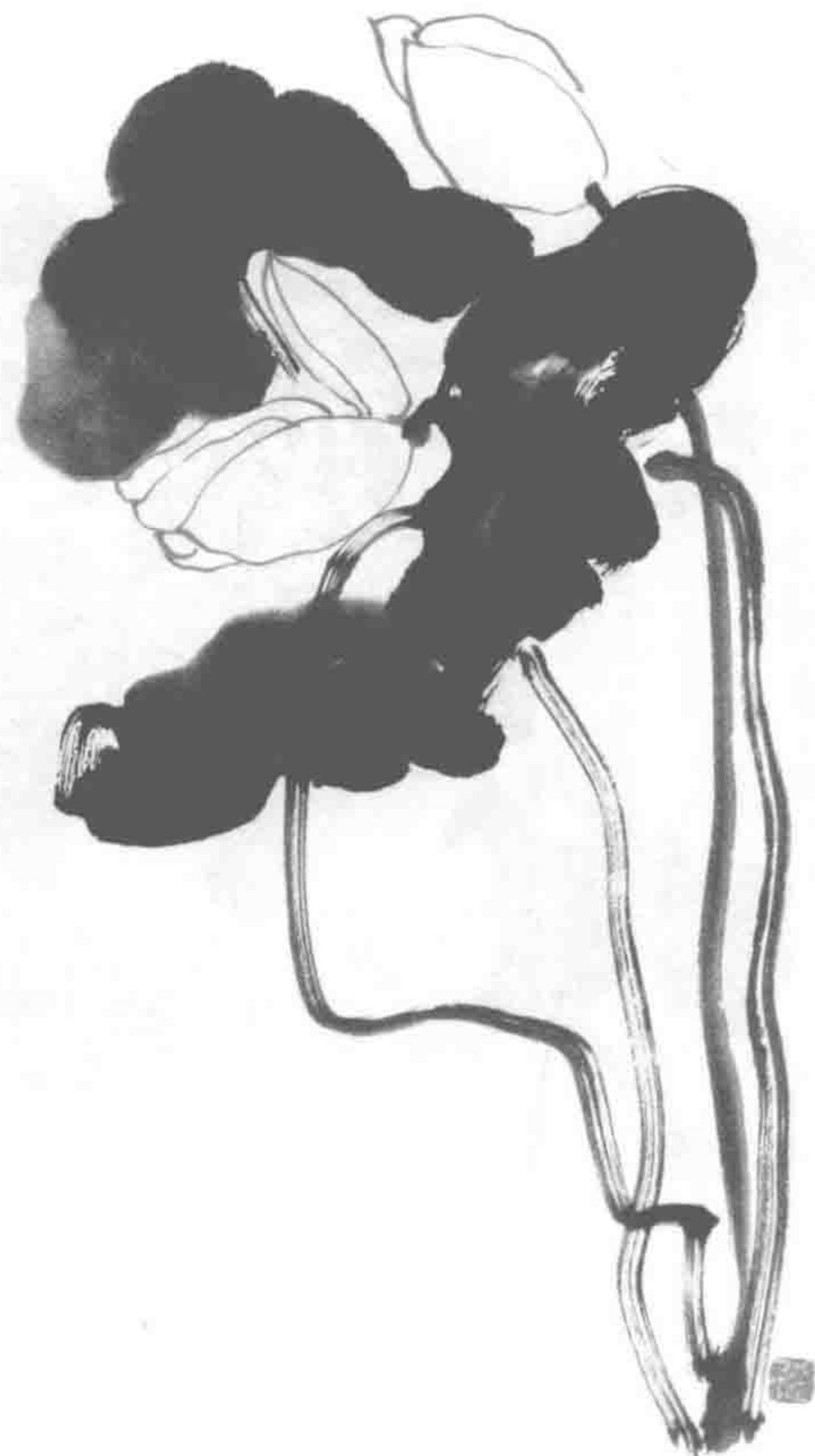


为杨扬画其外公园中蝴蝶花

——曾祺丁丑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丙子初冬，曾祺书



荷花开过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
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
荷花好像说：“我开了。”

——《花》



金背大红，十丈珠帘，鸳毛，狮子头
——一九八三年四月，汪曾祺写菊

目 录

第一章 只记花开不记年

花园 我童年的乐园	002
花 思念是蓝色的	014
昆明的雨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022
昆明的花 风和日暖，人在花中，不辨为人为花	027
生机 这几片绿叶，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	035
北京的秋花 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	039
颜色的世界 这世界充满了颜色	045
泰山拾零 记小事，留鸿印	048
淡淡秋光 凝聚着我们对时序的感情	059
草木虫鱼鸟兽 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	066

第二章 我爱这暂时的永久

- 礼拜天的早晨 | 一点孤独的苦味甜蜜地泛上来 074
道具树 | 我爱这暂时的永久 083
无事此静坐 | 静思往事，如在目底 087
随遇而安 | 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 090
观音寺 |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02
岁朝清供 | 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108
书画自娱 | 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111
理发师 | 人不可以太倔强 114
闹市闲民 | 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看世界 120
美国女生 | 愿上帝保护美国女生 123
七载云烟 | 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127

第三章

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自序·我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144
我的家 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	147
我的父亲 他总是活得很有兴致	161
我的母亲 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	170
我的祖父祖母 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	176
多年父子成兄弟 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86
冬天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191
我的小学 愿少年，乘风破浪	195
新校舍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07
西南联大中文系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217

第四章

美丽总是使人哀愁的

人之所以为人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	224
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告诉别人	231
沈从文的寂寞 我的生活和思想皆从寂寞中来	233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用含情的微笑看这世界的一切	251
美——生命 美丽总是使人哀愁的	264
《晚饭花集》自序 我觉得有点寂寞，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	271
谈风格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有关	278
金岳霖先生 一位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288
闻一多先生上课 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294
文化的异国 西方人对中国的审美、艺术、文学等不能感同身受	297

第一章

只记花开不记年

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
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花 园

茱萸小集二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

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已时将尽，它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它是哪儿来的，是哪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